

亂中避難記

奈夫編



海上・年七十二

亂中避難記

奈夫編

海上・年七十一
行發社版出鵝雙海上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初版二千册

每册實售二角

目錄

別上海	艾蕪
從湖州歸來	力羣
京滬途中	周文
從無錫到上海	徐冰
蘇滬道上	焚戈
倉促紆徐到首都	海戈
日機轟炸松江餘生記	陸筱丹
從上海到蘭州	王德謙
從上海到馬尼刺	肯脫
攜家避難記	沈本千
流亡記	毛德楨
從北平逃亡出來	徐遲

本書所集，爲二十六年十一月以前上海各刊物所載有關避難之記錄文字，都是用血淚織成之生活經驗。因出版時上海租界情形已與前略有不同，編者不得不忍痛將原文刪去數處，敬請作者與讀者鑒諒。

編者 二十七年二月

別上海

艾蕪

上海的黃包車夫，無論你到哪里，只要手一招，便馬上有三四架擁到你的面前，張臂叫嚷，搶奪生意。但在十一月初頭這幾天，說是到南車站，他們就掉頭不顧，立刻走開了，一壁還自言自語地說道：「賺錢小事，性命要緊！」

北站失陷，西站成爲戰場，只一處可以通行的南站，又接正式通知，要舉行轟炸（先前已經炸燬過了）汽車不去，黃包車也拒絕，立在微雨霏霏的街頭，不禁有些茫然；從法國梧桐葉尖上落下的水滴，濕在後頸窩里，也竟忘記了舉手揩拭。

籠在煙雨中的都市，已沒有襯托在秋空底下的壯麗，也沒有掩映在朝陽中的明媚了，到處都是朦朦朧朧，暗暗淡淡的。對這住居過五六年的地方，一向因其畸形的發育，造成天堂地獄的兩極端表

現，原是沒什麼好感的，到這時也不知不覺的襲來了說不出的惜別。何況一想到它此後的命運更加忍不住感到了無限的淒然！

通過南陽橋，離開法租界，走進另一天地的南市，是不能不感謝一個老年車夫的，雖然在車錢方面，是出了相當大的數目。南市天空並沒有飛機擲彈，但街道兩旁的店子，却都關閉了，而且橫釘上細小的木條。平日蕩漾在街巷中的烟火氣，以及從飯館流出來的煎炒雜味，一概沒有了。頂戳眼的，是站在沙包後面的武裝兵士，以及粘貼在壁上的標語。另外還有少數的人們，帶着他們最後搬走的傢俱，在烟雨迷離的暮色中，急急忙忙地奔走，偶然也看見些並不逃難的，那却是一些做在手頭吃在口頭的苦人了。他們站在燒餅攤子旁邊，正大嚼着他們的晚餐，那種從容鎮定的精神，十足顯出了他們才是中國正牌的主人翁的！他們明白，世間最使他們感到威脅的，不是死，而是飢餓。因此，死神已來到頭上了，他們還不肯離開平素住慣了的地帶，只儘量找尋他們可以生活的工作。引導得善，他們可以做兵士，可以變為最大的勢力。否則，聽隨他們，不加引導，必會走入歧途。走在荒涼冷寂的街市上，還得看見他們那付毫不驚慌，若無其事的態度，真合了語說的，有些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了。

到南站，天已黑了，但近邊炸倒了的房屋，還將支離破碎的姿影，模模糊糊地顯示出來。賣票的房屋好在沒有遭劫，可是在灰的天花板上，已震有裂縫，現出斑斑脫落的痕跡。擁了一屋子人，叫囂的聲音，更要使人難受。爭着買票，爭着擠到出口去。這種缺少秩序的情形，在平昔是極其令人憎惡的，此刻則想着他們是在逃難，而又處在受恐嚇的地方，誰忍心再責備他們呢？他們帶的行李，自然有裝置好東西的箱子，但露在外面的，却十分可笑，像廉價的洋鐵水壺，打有補釘的銻鍋子，以及紅漆脫落的足盆馬桶之類，還帶他登上遙遙的旅途，幹嗎呢？然而，一想到他們每一件東西，都是節衣縮食，賣血汗換來的，哪再能笑他們呢？即使那些討厭的傢伙，打身邊擠過，將身子碰痛，或把衣服擦髒，也只好皺皺眉頭，默不作聲，因為外方的壓迫，已把彼此的感情，揉合在一塊了。

七點多鐘的光景，開走了去杭州的車子，我們這批到鎮江和南京的，便留在屋頂破爛的月台上，蹲在泥水中，直等到半夜後三點鐘之久。在這長長的候車期間，雨雖沒有落，但夜里的氣候，却十分寒冷起來，張口呼吸，可以看見吐出的水汽。壯年人還能忍受，老人和小孩可就吃不消，咳喘和啼哭的聲音，便不斷的雜響着。有一次空襲警報傳來，燈光熄滅，惟獨這種聲音，沒法制止，惹得好些人都責罵起

來。還有人喊：「媽的，捏住嘴巴呀！」這不能說是缺乏同情的表現，而是在集團的生活中，爲了大多數人的生存和安全，少數人的自由，是不得不受到限制的。

在這種不舒服的境況里，勞動的人是有福的了。他們隨便坐下，手腕和腦袋，依着膝頭，便呼呼睡了起來，鼾聲使人豔羨。夜間寒氣，冷不了他們的身體。梵王渡那面傳來的砲聲，也驚不醒他們的睡眠。我最後也不管足下的泥水了，把提箱放平，作爲檯子，鋪蓋捲疊起，當成桌面。就像小學生時代，在書房偷睡午覺那樣的，睡了起來。雖然不能沉酣入夢，但也打了好些時候盹。有時給嬰兒啼哭驚醒，揩揩眼睫毛上的露水，看見周圍黑暗，靜寂異常，恍然如在夢中，不知身在何地。半夜後天空浮雲散去，疎星顯露出來，這是明日天將晴朗的預兆，但等車的人們，仰頭望望之後，却反而抑鬱了，帶着瞋睡的聲音，喃喃抱怨：「不落雨就糟哩。」已經困頓在泥水中了，還希望着下雨，這是何等悲苦的心情！不久，烏雲蓋着天空，雨居然小點小點落起來了，人們不耽心打濕衣服和行李，倒高興地說道：「謝謝天，沒危險了！」大家無時無刻不憂慮着飛機的襲擊的。

住在車站附近的小孩，提着茶壺兜賣茶水。在寒冷的深夜里，能得喝着這一點唯一溫暖的東西，

真是使人增加了不少的活氣。「你爲啥不逃難呢？」吃着茶的人好意的這麼發問。「沒法呀。」聽見如此的回答，對這幼小的人，不知怎的感到無可言說的悲哀。

半夜後三點鐘光景，車來了，等得發急的人們，便從車窗上爬了進去。我一手提被捲和小包袱，一手提箱子，擠到車門前面，簡直不能自由行動。箱子給人夾着，直向前面帶去，被捲則被擠開，彷彿往後拖走，大有五牛分屍之苦，到後索性不進車去，費盡平生之力，才脫圍而出。於是也學別人的樣子，翻爬窗子，但因連日瀉肚，簡直攀援不上。這里幸得一短衣漢子的幫助，他在車里幫助我拿行李，並援手拉我上去，等我找定座位要向他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已混在燈光暗淡的人叢中看不見了。我對這位陌生人，感到了他那同情的偉大，同時也增加了我對人類服務的勇氣。車開行，我是懷着這樣的心情，離開上海的。

（原載國聞週報十四卷四十八期）

從湖州歸來

力 羣

離開救亡演劇隊第六隊，從湖州回到上海已數天了，但沿途和下車後所領略了的景象，却還時時出現在眼前，好像逼着要我寫出來似的。

爲了什麼我回到上海的呢？很簡單：不過接得一個朋友寫來的快信，回來結束一件私事。在濃厚的離恨中，別了親切地相處了一月的男女隊員，（我們都很清晰地記得出發時，險一點就一起被炸彈炸死在南站了。）把手也握得感到痛了，這才鬆開，我跳上黃包車。

一到汽車站，刺心的警報就斗地鳴起來，不久五架飛機帶着死亡從東南的天面飛來了，我立時提着皮箱離開候車室，躲進一叢竹林里，蹲下，候飛機掠過頭頂時往草中躺。但它並沒有從我的直頂飛越。看它向西北方飛去了，我才長噓了一口氣站起來。

車一出站，即向廣大的田野間馳去，從車窗望出，遠遠堆起烟青的山叢，近邊顫動着深綠的竹林，風景是美麗的。接着在稻田和桑林里，就時時看到成羣的壯丁在掘交通壕，他們工作得非常起勁，從埋着身子的長壕里，把泥土揚在半空中。

過了幾個小站，在路上曾遇到幾輛急馳的汽車，裏面都載着從前線受傷歸來的戰士，我在靜默中給他們致了民族解放的最敬禮。

下午六時一刻，於暮色中在嘉興車站上了開滬的滬杭車。找了好久也找不到一個坐位，人是很擁擠的，但大半都是工人，他們聽說工廠開工了，所以冒着危險趕回來，女工們抱着小兒在黑暗中蠕動，因為列車怕飛機轟炸，車燈是不開的。但有人却時時擦開自來火吸煙，也有人打開手電筒探照，這使我非常的憤恨。

「不要照！」有人喊了。

「媽的，你要死嗎？再照我就開槍！」大概是車警的斥聲吧。但自來火的閃光仍是不止的。乘客的愚頑，弄得車警也無可如何了。我的腦海里立刻發動了一個信念：

「這須要教育！」是的，大眾的公民教育是不夠的，尤其是戰時的教育。

車在黑暗中小心地前進着，原野上閃動着的燈火，從遠遠的黑色中射來，透過樹叢，顯得格外美麗，使你會覺得：「天下不是很太平的嗎！」

車到石湖蕩，忽然停着了，我於是想起，這裏的鐵橋被炸毀了，要換車的。於是大家在黑暗中帶着箱篋摸下去。一個擠一個的蠕行到鐵橋頭，就和從上海開來的車上的乘客相遇了。在狹窄而又搖動的橋板上兩大羣人擦肩爭過，孩子的哭聲，女人的呼應聲，路警的喊聲……在黑暗中攪成一團。手電筒四出閃照了。

「不要照人，照地下！」從鑽動的人影中發出命令式的喊聲來，但人們像沒有聽到的一樣，誰也不理睬。

「慢慢的過橋，落下去要『翹辮子』的！」……

「媽的，你擠什麼！」……

我夾在人羣中，經過十幾分鐘才走過橋去。心在劇烈地跳盪着，走過去了就覺得輕鬆起來。一個

「內地服務團」的朋友在烏鎮碰到的，曾對我說，他們過這里時，也是夜間，天下着蓬頭大雨，衣服和行李都打得濕透了，又重又冰，可是人們却擠得特別兒，有兩個人就被擠到橋下了。這樣悲慘的圖畫，一直到現在還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

車到徐家匯站時，已經快要十二點了。在慘淡的燈光下走出車站，一個問題就打上心頭：

「我們到那里去呢？現在租界已戒嚴了。」略略定神之後，我想：還是跟上大家走吧，那里停下來，就算那里。

我們像羊羣似的，在虹橋路上走，人叢中發出咳嗽和話聲來，就顯得這夜的曠野格外淒涼而寂寥。到了海格路，前面的人折回來了，走不過去，說明早五點鐘才能走。沒有辦法，我把毯子打開鋪在店門口的水門汀上，雜在人羣中過夜。對面是重重的鐵絲網，在網的盡頭，不很遠的地方，堆滿了沙袋，在沙袋後面有守夜的巡捕和外國兵巡邏着。街上異常淒涼，在冷清清的路燈下，除了間或有急馳的汽車穿過，就僅有一隻野狗在蕩。炮聲夾在寒風里從遼遠的黑暗中送來，顯得異常可怕。就在這樣的深秋的夜里，我像乞丐似的蜷伏在街路的角落里睡去。

次早四點多鐘，被刺骨的夜風吹醒過來，一個人在馬路上閒蕩。「鐺鐺鐺……」鐘聲從一家理髮店里報告出來，是五點了。「五點了！」這期待了整夜的時刻，它終於到來；我是如何的高興呢！因為我馬上就要看到隔別了一月的杜妹了。在湖州時還接待她的信，說她訓練一滿期，就要派到前方服務去，這勇敢的傢伙，我是怎樣的願意立刻看到她呢！

在微明中，和同車的同胞向公共租界走，到了進口處，有兩個華捕和一個英兵攔在鐵絲網和沙袋的口端，英兵手里持着槍，雪亮的刺刀在我們眼前閃。我們一走進跟前，就聽見一聲：「Pass！」英兵開口了。

「通行證，」華捕說，同時伸出手來。大家都發楞了。

「不是已經五點鐘了嗎？」

「不管五點不五點，沒有通行證不能過！」另一個華捕說，非常乾脆地。

他們看看我們不肯退，一個兵就向一個工人模樣的同胞身上恨恨地踢了兩腳。大家看看，顯然是絕望了，這才憤憤地離開。

「我們從法租界走，」有人提議了，於是大家就直向貝常路奔來。但這裡已塞得水洩不通了。馬車，汽車，當中又夾着糞車和菜担，再加上黃包車和行人，緊緊地結成了一團。我擠進兩輛汽車的當中，跟着擁上前去，但被巡捕的手攔着了。這時只有菜担和糞車往前走。

「到啥地方？」一個法國巡捕，向我的衣服一打量，問。

「到辣斐德路。」

「……………」

「在××公司做事的。」

「等一等，」我覺得有希望了。但這時後面却擁擠得非常利害，我左面的一個人忽然慘叫起來，回頭看時，才知他被擠在鉄絲網上了，我連忙把他抓過來。後來經我再三向那個法國巡捕請求，他就向我「抄靶子」，抄過了，這才讓我走進來。像從牢獄重奔出來似的，我感到無限的輕鬆！

在晨光里，租界的馬路上，顯得格外的冷清而安閑，像在過去和平的日子一樣。只是開北的無情的炮聲，於晨風中却向租界不斷的送來。

（原載烽火週刊第八期）

京滬途中

周 文

我已到首都三天了，因為一身痛，疲倦，所以直到今天才能寫信。

當我二十日那天下午六點鐘坐上車子之後，才從一個同座者的嘴裏知道大陸報上載着日軍通告各國使領，將於二十一日轟炸首都的消息，對於我們這班車呢，真是重大的威脅；因為二十一日車在中途，就會恰恰碰上。南站松江的慘劇，還深印在我們的腦中，我們這次的命運實在就很難說了！同座的人們都自然皺起眉尖，但既已如此，也只好聽之。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有人把箱子在架上塞，口裏說：「管他媽的，來了再說！」

車一離開西站，紅臉的太陽才疲倦的躺下地去，而圓圓的月亮却趕着在藍天上出現了，老瞅着我們的車子，一點不放鬆的跟着車子跑，甚至把兩旁的田野都照得非常清楚！這可是很糟糕的。如果